

Старуха помолчала, как бы в раздумье, потом отступила в сторону и, указывая на дверь в комнату, произнесла, пропуская гостя вперед:

— Пройдите, батюшка.

Небольшая комната, в которую прошел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с желтыми обоями, геранями и кисейными занавесками на окнах, была в эту минуту ярко освещена заходящим солнцем. «Мне пора светить!» — как бы невзначай мелькнуло в голове старухи, и быстрым взглядом окинул он все в комнате, чтобы изучить и запомнить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Но в комнате не было ни стола, ни стульев, ни кровати, вся очень старая и из желтого дерева, состояла из дивана с овальной спинкой,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овальной формы перед ним, с зеркальцем в простенке, стульев по стенам да в желтых рамках, изображавших немецких барышень с птицами, и вся мебель. В углу перед небольшим образом горела лампа, и стены и полы были оттерты под лоск. — Подождите, батюшка,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На пылинки не обращайте внимания. Это у злых старуховодов бывает такая чистота. —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с любовью покосился на сидевшую перед ним старуху, крошечную, с седыми волосами, где стояли старухины постель и комод и куда он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 Комната состояла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ы.

— Что у вас, батюшка, произнесла старуха, войдя в комнату и посмотрев на него стоявшем, чтобы глядеть прямо в лицо.

— Заводные часы, батюшка, И он вынул из кармана старые плоские серебряные часы. На обороте был изогнутый ус. Цепочка была стальная.

— Давно вы купили? — спросила старуха. — Вкладу срок. Два месяца.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месяца как минул.

— Я вам не мешаю, батюшка, — сказала старуха, — месяц внесете, батюшка, или вещь вашу теперь

продать.

— Много ли вы дадите, батюшка, — сказала старуха, — Алена Ивановна, батюшка, ничего не стоит. За колечко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вы дали, батюшка, а оно и куплено его новое у ювелира за полтора рубля мож

— Рубля-то вы дадите, батюшка, я выкуплю, отцовские. И скоро деньги получу.

— Полтора рубля с процентом вперед, коли хотите-с.

— Полтора рубля! — вскрикнул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 По вашей воле. — И старуха протянула ему обратно часы.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взял

罪与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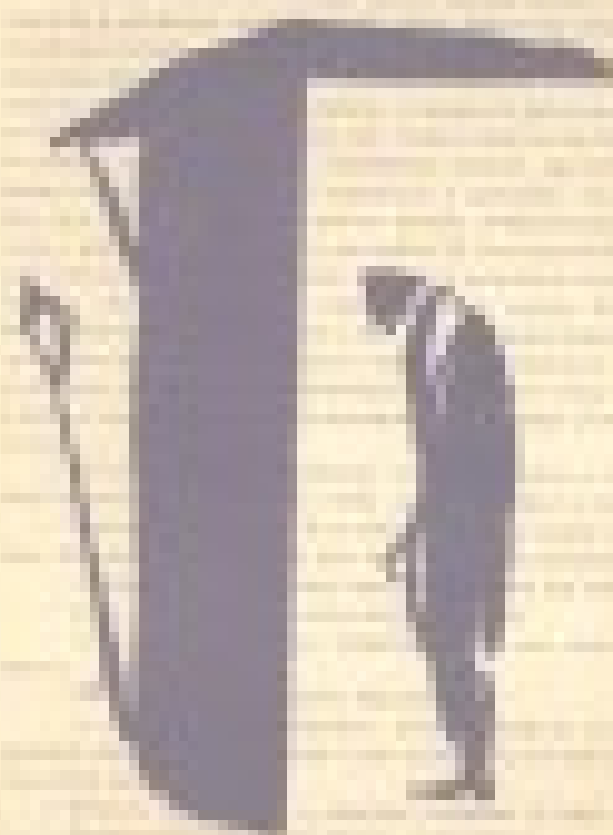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陈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系列



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

罪 与 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朱海观 王 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据苏联文学出版社 1970 年在莫斯科出版之“世界文学丛书”所收俄文本，并参考 JESSIE COULSON 的英译本 CRIME AND PUNISH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译出。

责任编辑：冯南江

罪 与 罚

Zui Yu F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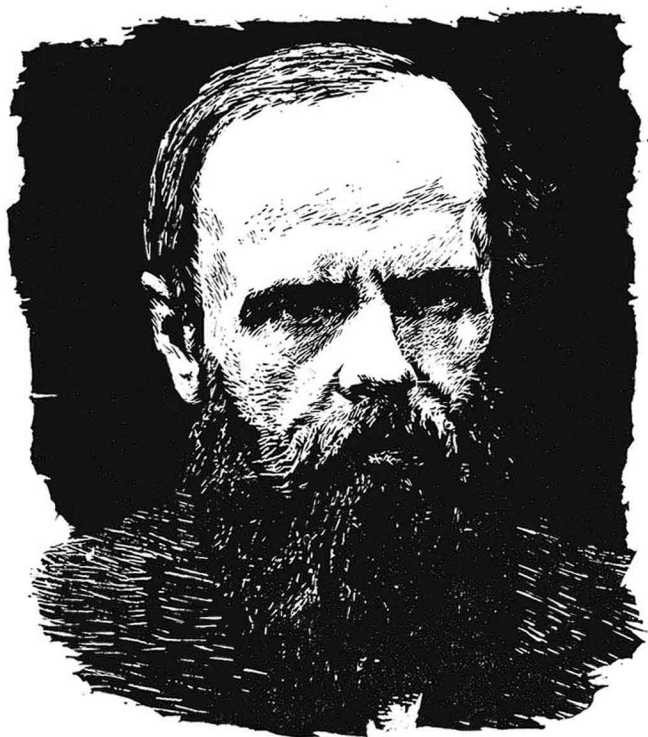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6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 $\frac{1}{4}$ 插页 2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0,661—5,660

ISBN 7-02-000599-3/I·600 定价 12.60 元



作 者 像

作者木刻像：颜 仲 作

译 本 序

《罪与罚》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社会悲剧，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哲理小说。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当时，旧的封建农奴制迅速瓦解，新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十分野蛮的方式急遽发展；广大农民经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纷纷破产，逃亡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与原有的城市贫民一起，充斥穷街陋巷，过着衣食无着的悲惨生活。彼得堡的干草市场及其附近的贫民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聚居着大批颠沛无告的工人、手艺人、小商贩、穷大学生和小官吏。这里是穷人的地狱，也是罪恶的渊藪；既有放印子钱的高利贷者和催逼房租的二房东，又有乞丐、醉汉、小偷、妓女、恶棍，甚至杀人犯。但是，君知否：在这表面的犯罪和堕落后面，有多少人世的苦难和难言的隐痛？

“您明白不明白，先生，您明白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吗？”这是本书中的穷官吏马美拉多夫在斯文扫地、体面丧尽、穷极无奈中的绝望哀鸣。

穷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投无路——这就是小说的主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国，穷人面前只有三条绝路：一，啼饥号寒，冻饿而死；二，苟且偷生；三，铤而走险。

属于第一种，是绝大多数穷人。本书着重描写了马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

属于第二种的也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索尼娅和杜尼娅。索尼娅是马美拉多夫的长女，她为了养活自己的双亲和弟妹，不得不行乞街头，被迫卖淫。杜尼娅是本书主角拉斯柯尼科夫的妹妹，她也为了养活自己的母亲和让哥哥继续上学，不得不同意嫁给一个她所憎恶的市侩，“做他的合法的姘妇”。

对于仍旧保持着灵魂纯洁的索尼娅来说，如果不自甘堕落，就只有自杀一途。但是人死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只是把苦难留给生者而已：她死了，谁来养活她的父母和弟妹？“只要世界存在，索涅奇卡就是永存的。”——这话多么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又包含着多少穷人的血泪！

杜尼娅是一个美丽、高傲、坚贞不屈的姑娘。“她宁可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在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那里做一名拉脱维亚农奴，也不愿使她的灵魂和道德堕落，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永远委身于一个她既不尊敬，而又跟他丝毫合不来的人！即使卢仁先生是纯金打的，或者是一整块金刚钻做的，她也不会同意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的姘妇！那么为什么她现在又同意了呢？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这个谜怎样解答呢？事情很清楚，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自己的舒适，甚至为了使她免于死亡，她决不会出卖自己！但是现在为了别人，她出卖了自己！为了她亲爱的人，为了她崇拜的人，她可以出卖自己！全部奥妙就在这里：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可以出卖自己！她可以出卖一切！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压制我们的道德感；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

去出卖。就让我的一生毁了吧！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幸福。”

为了自己的亲人，一个是被迫为娼，一个是变相为娼。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

象她们一样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的，还有拉斯柯尼科夫。这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他原在彼得堡某大学攻读法律，但迫于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他住在一间向二房东租来的象棺材似的小屋里，衣食无着，债台高筑。他四顾茫茫，决定铤而走险。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了她的钱和首饰。

他起意杀人，是他苦苦思索的结果，是他的“理论”的产物。他炮制了一套“犯罪论”，把世界上的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任人宰割，不敢触犯刑律，而不平凡的人则可以骄横恣肆，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这个理论是荒谬的，但却是历史的总结，是强权社会的真实写照。正如小说中的预审官波尔费利所说：拉斯柯尼科夫的那篇文章“是在许许多多不眠之夜，在狂怒的状态下，怀着的一颗跳动的心和满腔被压抑的热情构思出来的。”这本来是一篇声讨剥削阶级弱肉强食的檄文。但拉斯柯尼科夫把这个理论绝对化了，认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应是这样，并以“超人”自居，那当然是反动的。

拉斯柯尼科夫走上犯罪道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一方面，他是被压迫者，他想反抗，但他的反抗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孤注一掷。另一方面，他又严重脱离人民，受了

资产阶级豺狼哲学很深的影响，他心目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即“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部小说，题名《二重人格》，主人公叫高略德金。他出身微贱，备受欺凌。但是，他羡慕那些扶摇直上的“社会的宠儿们”，妄想成为社会的强者。于是产生了精神分裂：他在自己的幻想中变成了另一个人，即小高略德金——一个阴险狡诈、八面玲珑的乞乞科夫式的人物。

“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的关键。^①

拉斯柯尼科夫就是高略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有野心的青年；他也不再象高略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象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二重人格于一身。

二重人格，或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叫做人的二重性。

拉斯柯尼科夫的二重性，首先表现在他的性格上。他身上仿佛有两种相反的人格在轮流起作用。一方面，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譬如，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患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重视“二重人格”这个主题。一八五九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他打算修改《二重人格》：“我干吗要丢掉这么美好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是如此重大的典型呢？这个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这个典型的预言家。”一八七七年，他在提到《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过。”但是，他原拟扩充成为长篇小说的《二重人格》，始终只停留在他的笔记本上（1861—1864），而稍后，即一八六六年，却出版了《罪与罚》。

病的穷同学，维持他的生活达半年之久，这个同学病故后，他又负责照料死者的老父。此外，他还从一座失火的房子里救出两个孩子。最后，他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又倾其所有，为马美拉多夫料理丧事。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杀人犯。他不但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且为了灭口，狠心杀害了她的无辜的妹妹。

其次，他的二重性还表现在他的犯罪动机上。一方面，他认为“这一切的原因是他的恶劣的境遇，他的贫穷和走投无路。”他杀人，一为母亲，二为妹妹，三想造福人类。但是转眼之间他又否认了上述说法：“我杀人，并不是为了养活母亲——那是瞎话！我杀人也不是为了取得财富和权力以后成为人类的恩主。那也是瞎话！我只不过是杀人罢了。我杀人，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一个人；至于将来我能不能变成别人的恩主，还是一辈子象蜘蛛似的，把所有的人捕捉到网里，从大家身上敲骨吸髓，到那时候，这对我来说反正一样！”

第一个动机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把他逼上了犯罪道路，他杀人，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别人。第二个动机说明，他身为被压迫者，却受到“不做牺牲者，就做刽子手”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的影响。他渴望象拿破仑那样享有无限制的“自由和权力”。“自由和权力，尤其是权力！支配一切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那就是目的！”他的野心很大。他说：“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我才杀人……”杀人，不过是他的大计划中的一个小尝试。他认定，要做一个非凡的人，就必须敢于涉过血泊，跨过尸体。杀掉一个老太婆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他荒谬地认为：“谁的头脑和精神坚

强，谁就是他们的主宰。谁胆大妄为，谁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对的。谁藐视的东西越多，谁就是他们的立法者，谁胆大包天，谁就最正确。从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是敏感的，有一定的预见性；后来，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果然继承了拉斯柯尼科夫的衣钵，把他的“理论”发展成为“超人”哲学。

第三，他的二重性又表现在他对罪行的认识上。良心与理智在他身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在行凶前的最后一刻还觉得杀人是一种卑劣行为；杀人后，他又自惭形秽，经受着良心的折磨，在亲友和社会中感到孤独。他痛苦地对杜尼娅说：“你会走到这样一条界线：不跨过去——你会不幸，而跨过去——也许会更不幸。”这就是说，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固然不幸，但视人命如草芥，对于一个人性还没有灭绝的人来说，则是更大的不幸。他自己也承认：“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但是他在理智上又顽固地不肯认罪，理由是：为什么别人能杀人，我就不能？“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象瀑布一样的流，象香槟酒一样的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做人类的恩主。”他感到懊恼的仅仅是，由于他的软弱和无能，他失败了，并且去自首了。

第四，拉斯柯尼科夫恨透了那个资产阶级市侩卢仁和人面兽心的好色之徒斯维里加洛夫。可是，正是在这两个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化身。他们是他的“理论”的等而下之的体现者，是他的人格在市侩化。卢仁以进步和科学做伪装，宣

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正当他引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夸夸其谈的时候，拉斯柯尼科夫蓦地打断了他：“照您刚才鼓吹的那种理论，结果必定是可以杀人……”他之所以贸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正因为他看出他的理论与卢仁的理论的相似之处。二者殊途同归：一个是抡起斧子，赤裸裸地杀人，一个是巧取豪夺，把人逼上死路。

斯维里加洛夫是一个灵魂空虚、卑鄙无耻的恶霸地主。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逼死了自己的用人，糟蹋了自己的使女，又进而觊觎家庭女教师杜尼娅。但是，这个万恶之徒也居然做了一些好事：他为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办理后事，把她的遗孤送进孤儿院，又给了索尼娅三千卢布。这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既能作恶，也能为善。拉斯柯尼科夫骂他是无耻之尤，可是斯维里加洛夫却说：“我们是一丘之貉。”这话起码有一半是对的：两人都是杀人犯，两人都是二重人格，而且两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卑鄙。但是，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一个却廉耻丧尽，不能自拔。拉斯柯尼科夫恨卢仁 and 斯维里加洛夫，也正是恨他自己。他们在他们身上照见了自己的二重人格。

高尔基说：“无可争辩和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但他是我们的害人匪浅的天才。”^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只有仁爱和受苦受难的基督教精神，才能荡涤人世的罪恶，使人的道德更新。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缺点。譬如：索尼娅在劝导斯柯尼科夫去投案自首时说：“去受难，用痛苦来赎罪。”波尔费利也说：“我把您看做这样一种人：只要您有了

① 高尔基：《论文学》，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一页。

信仰，或者找到了上帝，即使别人把您的肚肠挖出来，您也会挺身站在那里，向折磨您的人微笑。”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引导拉斯柯尼科夫犯罪的是恨，对整个世界的恨；而使他“复活”的是爱，索尼娅的爱。正因为有了爱，他才心甘情愿去受难。“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而促使他最终皈依基督教的，是他在病中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全世界都传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瘟疫”，染上这种病的“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自己拥有真理”，“人们出于毫无意义的仇恨，互相残杀”。“有些地方，人们成群地聚在一起，商量采取共同行动，发誓永不分离，——但是马上又做出跟他们刚才打算做的截然不同的事情来，他们开始互相指责、殴打和厮杀。火灾发生了，饥荒发生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这个梦寓意深刻，预见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灾难和战争。但这个梦又是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演绎过来的，带有强烈的宗教宣传色彩。

总之，拉斯柯尼科夫受到福音书的启发，终于懂得了他的“理论”的危害，于是悉心皈依基督，改恶从善。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一个穷医生的家庭。后来，为了读书和谋生，他又在彼得堡的穷街陋巷中与贫苦的小市民生活在一起。他对小市民的困苦感同身受，同时也沾染了不少小市民习气。当时的俄国小市民有三条出路：一，弱肉强食，二，走向革命，三，在宗教中寻求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曾经向往过革命，信奉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还参加过革命组织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但是他因当众宣读别林斯

基给果戈理的信，被捕入狱，先判死刑，后改为四年苦役和五年流放。在狱中，他过去的革命理想逐渐消失，转而信仰上帝，主张“忍受和宽恕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思想上的变化，在《罪与罚》中都有反映。特别是他企图通过拉斯柯尼科夫和他的“理论”，来影射攻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暴力革命的主张，那是十分反动的。

最后，谈谈本书的艺术特色。

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大师。“他所有的中篇和长篇小说，都是一道倾泄他的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河流。这是他的灵魂奥秘的连续的独白。这是披肝沥胆的热烈的渴望。”①《罪与罚》就是作者倾泄他的亲身感受的代表作。其中，特别是对主人公犯罪前后的心理分析，更是波澜迭起，扣人心弦。就好象我们和主人公一起在痛苦，在思索，在张皇失措，在佯作镇定，跟他一起经历着内心斗争的暴风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描写上有三个特点：第一，现实主义的广阔生活画面，他的作品象是一个反映大千世界和人间苦难的万花筒。第二，情节紧张曲折，如奔腾的大河，时而流过嶙岩险滩，浊浪排空，时而峰回路转，一泻千里，他渴望用引人入胜的情节尽快地打动你。第三，在打动你以后，就向你倾吐心曲，用他的人物的信念来感染你。

高尔基说，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媲美。读过《罪与罚》后，始信此言不虚。

臧仲伦

1981年11月11日

①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一三页。

本书编者附言：臧仲伦同志为本
书写了这篇序言，而且对本书的译稿
也作了校订，谨在此致以谢意。

目 次

译本序 (臧仲伦).....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13
第三部	255
第四部	369
第五部	477
第六部	581
尾 声	707

第一部